

# 莽原魔豹（下）

## 第十九章

“你……你封死了我的掌力……”女郎失色叫，双腿一软，向下挫倒。

“哎呀！”他吃了一惊，急奔而上：“我以为你接得下，你该用大慈悲手化招……”“不要碰我！”女郎拒绝他援手：“我恨你！你断了我的消息来源，又……又伤了我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“我要从这些牛鬼蛇神口中，查出五台山到底出了一些什么祸事。”女郎揉动着手活血，并没站起来：“我老远跑来拜文殊菩萨许愿，却不断碰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生事，刚有了一点头绪，却被你这冒失鬼……”“我怎么知道你的目的意图？哼！”他有点窘：“我可以将一些消息告诉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女郎眼神又变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那……扶我到坐骑旁。”女郎瞥了惊呆了的店伙一眼，向他伸出手：“我们在路上说，你是不是要往南走？我要到五台。”

“往南走。”他点头，接住纤手将女郎拉起：“我没有坐骑。”

“那个什么黑风大王有。”女郎似乎有点弱不禁风，倚在他的手膀上向外走：“要不，我那匹枣骝很不错，只要不赶路，载你我两个人……”“一直都是上坡，一马不能双载。”他笑笑：“真失礼，还没请教姑娘贵姓呢，我叫豹人。”

“豹人？没有姓名？”

“我不想提。”

“难怪你穿豹衣。我姓江，江小兰。”

两人相扶相偎出到店外，不久，双骑向南绝尘而去。

三家村的另两家人，关上大门不敢外出，店里出了杀人血案，他们并不知道。

小店只有大汉一个店伙，等张家全两人去远，这才神魂入窍，盯着雨具死叫苦连天。

体必须处理掉。天下大乱二三十年，五台恒山这一带盗贼如毛，杀死人与被人杀死，可说是家常便饭。

有了死，当地的人唯一可以做的事是赶快掩埋掉，没有任何一个傻瓜，会跑上百多里县城州城报官，报了官也不会有人来处理，乱世人命不值钱。死了认命。

刚动手拖起黑风大王的体，本来掩上的大门悄然而开，传出一声轻咳。

店伙惊得丢掉所拖的体，惊叫一声跳起来。

店堂多了一个人，一个乾瘦的佩剑老人。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店伙语不成声。

“你这个浑球，并没说实话。”乾瘦老人冷冷地说。

“我……我说了什么？”店伙打一冷战。

“你告诉豹人，说那女的是一个人来的，只笑了一笑，那两个人就搭讪上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老人似乎一直就在旁目击，说的话一字不漏。”

“本来就是呀！”

“但你没说，这个死鬼黑风大王，一口就叫出江姑娘三个字，可知他们决不是陌生的人。”

“这……我发誓，我没听清他们在……在说些什么，我在忙切菜……”“好吧！就算你没听清。快！把那豹人的酒葫芦灌满，切一条羊腿包好，我带走。”

“是……是的，老……老大爷。”

“十两银子绰绰有余。”老人丢给店伙一锭银子：“这里的事，你最好一个字也不要漏，不然你死走了。”

“我……我得回乡下躲……”“那当然好，外面还留有一匹坐骑，我老人家带走，免得留在这里替你招祸。”

不久，老人策马向南飞驰。

天变得好快，自大漠刮来的罡风，带来浓浓的寒意，掀起漫天的狂风沙。这种冷风，通常一刮就是好几天。

这条大路经过东台，绕至南台镇，直通五台县，沿途村集稀少，虎豹狼群出没。在最近二十年中，不论是香客或旅客，皆结伙成群往来，甚至有组成一两百的大队，才能获得安全不过最近两三年来，总算逐渐有了转机，因为香客逐渐多了，大同方面军方也经常派兵马来追剿山贼。

再就是汉、满、蒙统成一家，大批的蒙人南下朝山，这些人拥有强大的自卫力，山贼们也无法从这些身无长物的蒙人身上获得财货，打起来一定得不偿失，不打为妙。

山贼怕蒙人，蒙人怕虎豹，虎豹怕百姓，百姓怕山贼。这种情形特殊得令人难以理解。

总之，这条路已经畅通是事实，不可否认的，新皇朝维持治安曾经尽了力，功不可没。

像这次仅派了一个什么夏都堂大人，由锡伦活佛出面，一夕工夫，便把山贼约有名首脑招降了，这是大明皇朝廿年来一直无法完成的壮举。

坪头镇在望，至东台还有五十里。

五台山五座峰头，按位置土着们按方位称呼，中间有各种奇崖幽谷，小蜂泉林星罗棋布，与其他光秃秃的牛山完全不同。有些地方盛夏也有千年不化的冰雪奇景，是皇帝妃子王公大臣们度夏的胜地，满清皇室人员，最喜欢往这里跑。

江小兰的坐骑真不错，骑在马上神气得很，高大雄骏，跑起来气势不凡。但如果跑起长途来，就比矮小坚忍的蒙古马差了一截。短程冲刺，蒙古马则望尘莫及。

张家全的就是蒙古青骢，大肚子矮脚，跑起来像一阵风，紧跟在枣骝旁扬蹄奋鬃，似是不甘马后。

张家全不是一个多话的人，已经将锡伦活佛招降五台悍匪首领的事概略地说了，警告她说京都将有重要大员来朝山，最好早些离开免惹是非。

顺便，同姑娘打听八字胡三骑士是何来路，图形中的七个人又是怎么一回事？

江小兰表示不知道，三骑士在店中，也曾分别向她和黑风大王两个人打听询问，黑风大王是五台山贼首，对那七男女也毫无所知。

江小兰表示要先找地方歇息，以便运功舒解被掌力反迫回流所震伤的

手。

张家全对江小兰颇有好感，所以答应助她一臂之力，用内力替她推拿活动经脉。

坪头镇有百十户人家，可说是相当大的小镇市，近大道一面，有一条小街，千余家店，供应旅客衣食住行各种所需。

真巧，八字胡三骑士的人马背影，刚好消失在镇口内。三骑士是缓缓赶路的，江小兰与强家全却是飞驰，因此赶上了。

已经是巳牌末，但还不是午膳时光。江小兰的鞍后有马包，可知真是远道而来的人。她似乎相当老练，一入镇口，便驰向第一家小客店悦来客栈的店前广场，右手不便，左手却熟练地在栓马桩栓好坐骑。

“借贵店歇息一个时辰，要独间，不许有人打扰。”她向接待的店伙交代：“卸马包，马不必溜，给草料就行。午膳听候吩咐。”

“小的理会得。”店伙少不了好奇地瞥了她一眼。

张家全将坐骑交给另一名店伙，他只有一个豹皮革囊自己照料，领先入店。

他觉得，这位江小兰好像经常在外闯荡。

客店没有旅客住宿，店本来就小，只有三间大统，店伙给他俩一间歇息。

客房有一股怪臭味，怪的是江小兰毫不介意。西北人士以羊肉为主要肉食，穿也以羊皮为主，年深日久，那股子羊味的确让人受不了，连住的地方也可以闻到这种怪味，南方人真会作三日呕。

江小兰的右手其实并不算伤，只是经脉有点受损现象而已，假使不及早疏解，当然会出病。

她毫无羞态地让张家全替她推拿，不打不成相识，由于她的大方，张家全也就处之泰然，那只晶莹细腻的玉手，在他细心的推拿下引血归流，经脉的塞现象一一疏解。

“最好服一些活血的药物。”他替姑娘掩回袖：“你们练武的人，自己有适合自己体质药物。”

“咦！你不是练武人？”姑娘明媚地白了他一眼，右手有韵律地伸张活动：“告诉我，出身那位高人门下？你的掌劲好霸道好奇怪哪！”

“高人门下？”他笑笑，站起整衣：“你是指师门？我没拜过师。”

“骗人，骗人。”姑娘像在向他撒娇：“你说你是豹人，为何不愿提姓名？”

“豹人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不管，你得将姓名告诉我。我们是朋友，你总不能让我叫你豹人兄吧？”

“我喜欢做豹人，你就叫我豹人好了。”他抓起自己的豹皮革囊：“我喜欢你把我看成友，但愿能保持真挚的友情。再见，江姑娘。”

“什么？你要走？”江小兰讶然问。

“是的。”他在房门口转身：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琐事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。后会有期。”

“你……你不陪我到五台？”

“哈哈！你到五台拜佛许愿，我这辈子没见过佛，不知道文殊菩萨是老几，我去做什么？”

“你明知此行凶险，为何不助我一臂之力？豹人兄，我求你……”“你不需要任何人帮助。”他正色说：“你的大慈悲手，足以应付武功比你高三成的

人。你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轻视我，决不至于反震受伤。听我的忠告，许了愿赶快离开，愈快愈好。”

“你……”“后会有期！”

“豹人兄……”江小兰奔出，希望挽留他，可是，他已经匆匆走了。

江小兰并没走。

半个时辰后，来了一群旅客。悦来客栈兼营酒肆，所以有旅客入店午膳。

六个男女旅客，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江小兰的房间内。六男女中，赫然有改了装的顾姑娘内。

六个人神色凝重，相互交换意见。

“你说他是个好色之徒，完全料错了。”江小兰向顾姑娘说：“在他眼中，看不出丝毫情欲，似乎他根本没把我看成女人。”

“这……这是项大姐说的。”顾姑娘讪讪地说：“他撕掉项大姐的衣衫也是事实，完全急色儿作风，项大姐差一点就被他剥光了。”

“这人出手之快，真是世所罕见不可思议。”江小兰苦笑：“他真可以在刹那间，把你们剥光。”

“江姐，你也失败了？”顾姑娘问。

“连他的真姓名也没套出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“但收获仍然不少。”

“他是……”“他竟然完全知道伦活佛收服群匪的事，很可能是从匪首们口中得来的消息。他杀死了黑风大王，可知不会是本地区的人，全身野性，武功深不可测，对我们的活动有严重的威胁，必须严加提防。”

“要不要通知……”“我来处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不久，伪装为旅客约六男女向南走了。江小兰仍然留在坪头镇，会晤了另一批神秘人物。

蒙古马四蹄掀起滚滚黄尘，向上又向上。

八字胡骑士与两同伴，听到蹄声扭头回望，看到了豹皮背心。

他们没在坪头镇停留，被张家全赶上了。

这里距坪头镇，已经在十里外，大道仍不住向上盘升，气候也因此而愈来愈寒气袭人，罡风也更为劲厉。

“好啊！这小子赶来了。”八字胡骑士记性不差。

“那匹坐骑，是那两个笨强盗的。”另一名骑士也看出有异。

张家全的坐骑慢下来了，逐渐拉近。

“好小子，你与那两个强盗是同党？”八字胡骑士扭头叫。

“是又怎样？”他沉着地反问：“喂！你们是公门人吗？”

“不是。好小子，你说你是猎人。”

“本来就是。”

“你也是强盗。好小子，你追来有何图谋？”

“喝！你管的闲事真多，你赶路，难道不许我也赶路？老兄，你那张图形上的七个人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要犯。”

“要犯？你真是官差了。”

“差不多，但我不捉你这种不值钱的小强盗。”八字胡骑士笑笑：“另外有人负责捉你这种人。”

“夏都堂？”

“噢！你知道夏都堂的事？”

“不错。这匹马就是黑风大王的，他刚受到夏都堂的招安，奉命盘查山区里的可疑歹徒。”“哦！原来你是黑风大王的人。喂！记住，见到图形中的人，你如果找到向我通风报信，一个人我给你一百两银子赏金。假使你找夏都堂，他一两也不会给你，他是个只赚不付的小气鬼。”

“你是谁呀？怎么找你？”

“我姓路，从京都来。我一共有十几个人，晚间预定在台怀镇五台小苑落脚，一问便知。”“好，我记住了。夏都堂……”“他是大同来的，住显通寺。你前往台怀镇找我，最好别让他看到你。”

“好的，白花花的银子，毕竟是人人喜爱的，我又不傻。失礼，我得先走一步。”

他一抖，策马超越。

无意中探得不步消息，在心理上多了一份安全保障。

大道经过台怀镇，该镇是入五台的咽喉。往东是龙泉关，沿途固然也有些寺院，但不是香客的目标。

龙泉关大道，是京师以南各地朝山者必经的大道。台怀镇入山的第一大寺，就是香火最盛，香客落脚的显通寺。

张家全走的是回头路，所以已经感觉出，气氛比来时有点两样，可能是知道得多一点，心境不一样吧！

距台怀镇卅里，地名小盘陉。大道从山谷中盘绕，这里已是这条大道的最高点。向西望，群峰起伏，光秃秃约五座山峰在云雾间映掩，山风吹来，澈骨奇寒，虽是午间，仍感寒意甚浓。

蹄声得得，在山林间迥响。

前面百十步的山脚下，五个黑劲装大汉坐在大道折向处的山坡上，目灼灼地等候他到达。

卅步，两名黑勤装大汉站起，手按刀靶到了路中，迎面一站，神情冷森无比。

他缓下坐骑，心中嘀咕：麻烦来了！

他告诉自己：能忍则忍。

这年头在外面行走，不能忍一定有大而临头。

果然不错，其他三大汉也站起来了。

“下马。”挡路的一名大汉挥手示意。

他在丈外勒住坐骑，想了想，扳鞍下马。

“怎么啦？诸位。”他问。

“盘查。”

“盘查什么？”

“盘查身分，路引。”

大清的一切制度，完全承袭大明，路引便是其中之一。直至一百年后，这制度才逐渐废弛。

张家全当然没有路引，在通都大邑寸步难行。路引是身分证明，没有

怎么行？

“我要先看看你们的身分证明。”他把心一横：“看你们凭什么在这不是关卡的地方，平白无故拦路盘查。喂！我等你们亮身分呢！”

五名大汉都到了路中，五双怪眼狠盯着他插在腰带上的猎刀。

他这把猎刀，其实与普通的狭锋单刀相差不远，比一般的猎刀长而狭，与其说是猎刀，不如说是杀人刀还来得恰当些。

“先锁住他狠揍一顿，再好好盘他。”上面松林前出现一位穿箭衣的神气中年人，说的话充满凶兆：“看他就不是个好东西，拿下！”

“把你的刀取出丢过来。”与他打交道的大汉说：“我会让你知道我们的身分。”

“笑话！你们五个人……不，六个人，六个人都有刀，居然要我把刀解下交给你，你以为你很聪明是不是？岂有此理。”他的态度，也愈来愈引人反感。

“少跟他废话，拿下！”穿箭衣的中年人不耐地大声催促。

两名大汉同时逼近，两双怪眼凶光暴射。

他挂上，叉腰而立冷冷一笑。

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”他阴森森地说：“谁胆敢侵犯我，一切后果自行负责。”

上面，突然又出现两个人。

“且慢！”那位穿青袍马褂，相貌堂堂的中年人举手叫，及时制止两大汉扑上：“不可重手，小心了。”

两大汉恭身应喏一声，眼中的杀气消失大半。先前暴躁下令催促的箭衣中年人，脸上十尴尬。

张家全瞥了青袍人一眼，心中的怒火也消退了许多，毕竟这人没动杀机，人不算太坏。

两大汉一声怪叫，同时冲近，四只手齐伸，廿个手指半屈半伸，很可能是用擒拿术抢制先擒人。

张家全突然上身后仰，最快件到抓双肘的两只手，差些少彀不上部位，本能地继续前伸，跟进再抓。

他双手闪电似的一翻，奇准地反擒住对方两只手的脉门，后仰的身形速度加快了一倍，地疾退两丈。

“哎呀……”两大汉吃足了苦头，被拖倒拉出两丈，连挣扎的机会也没抓住，像拖死狗般只能叫喊无法动弹。

张家全松手，冷冷一笑。

“好！很了不起。”青袍人喝起采来：“动如电闪，妙到颠毫；劲道十足，无可抗拒。

你两人退回来，不要逞强了，你们比人家差了十倍。”

两大汉狼狈地站起，羞急地正想拔刀争回一口气，闻声乖乖地向后退，怨毒地死瞪了张家全一眼。

青袍人到了路面，另两人也恭顺地跟在后面。

“你这么年轻，竟然有如此高明的身手，值得骄傲。”青袍人背着手站在丈外微笑着说“我只能说荣幸，不敢说骄傲。”张家全因对方的态度良好，他也不再冷傲：“不错，我下过苦功，下过苦功才能保命，所以我活得好好地。”

“贵姓大名呀？”

“豹人。”他指指自己的豹皮背心：“山野狂夫，姓名可有可无，你就把我看成豹人好了。”

“好吧！就算你是豹人，你的武功非常了不起。”

“夸奖夸奖。”

“但我要试试你的斤两。”

“怎么试？”

“我的掌称为涤心掌。”青袍人亮了亮掌心隐现红纹的大手：“掌劲可及一丈左右，一丈之内你如果禁受得起，就可以洗心革面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冷冷一笑，心中一动，默默行功戒备：“心脉会断，脸容更易。五台密宗威镇武林，号称武林一绝的大印血掌。好，你行功吧！”

“你认为你承受得了？”青袍人颇感意外。

“如果我上马逃走，你肯放过我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青袍人坦然说。

“这就对了，不管我是否承受得了，事实上我非承受不可，无法逃避的事，何必逃避？”

“你说得对，这是有担当的识时务英雄行径，我对你增了三分好感，准备了。”

“我随时都准备好……哎……”青袍人既不行功吐纳，也不作势发掌攻击，就这么一伸手，掌已虚空吐出。似乎手掌在扯出时，陡然变成腥红色，也似乎平空胀大了一倍，而且伸出的长度，也加长了一尺左右。

无俦的化铁溶金神奇掌劲，像怒涛般涌到。

这家伙好阴毒，谈笑间出其不意便下毒手。

张家全飞退丈外，呼吸一阵紧，但他稳下了马步，身形踉跄中，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泛青“咦！”青袍人脱口讶然轻呼。

“哦！”其他人也大感意外。

张家全站稳了，呼出一口长气。

“好厉害！”他说：“大印血掌名不虚传，幸好心脉没被震断，脸部也幸好没变形。阁下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他向路旁的坐骑走去，脚下显得有点虚。

“等一等。”青袍人叫。

“有事吗？”他止步问，脸色仍然泛青。

“我在大同，有一份很好的差事。”

“又怎样？”

“大丈夫，明时势识兴衰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

“跟着我，不出三年，我保证你锦衣肉食，号令一方。大丈夫紫袍金带，拜将封侯，正是其时，如何？”

“你是说，做官？”

“对。日下举世滔滔，清朝取代前明已成定局，东南未靖，西北亦将用兵，正是大丈夫立功立德大好机会。以你的人才武功，三年时间足够你大展鸿图。”

“你的话很动听……”“如何？”

“没兴趣。”他摇头拒绝：“我做我的山野狂夫，愉快得很。”

“再想想，机会不可错过。”

“不用再想了……”他伸手拉，手在发抖。

“拿下！”青袍人露出狰狞面目。

那位穿节衣的中年人一跃而上，以为他已被大印血掌所伤，必定轻而易举举手到擒来，不假思索地急扣他的右腕，用的是擒龙手。

“劈啪！”耳光声乍响。

“哎……”箭衣中年人惊叫着掩脸暴退。

两名大汉不约而同飞扑而上，重施故技四手齐伸，用擒拿术擒人。

“劈啪！”一人一耳光，两大汉昏天黑地暴退，满口血出。

刀啸入耳，两名劲装大汉拔刀疯狂前冲。

一声豹吼，猎刀光华灼灼，人似流光，刀如雷电，利刃破风声入耳，人影与刀光已远出两丈外。

青袍人快得骇人听闻，斜截而到，剑已在身动时出鞘，剑光挟刺耳的风雷声射到。

“铮！”猎刀与剑接触，火星飞溅。

刀光人影斜飞，带着一声激愤的怒啸，没入西面山坡的松林。

“追！他逃不了多远的！”青袍人下令，首先收剑飞掠而出。

两个劲装大汉，胸裂腹开，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挣命，一照面便死在张家全的刀下，连一招也没发出。

箭衣中年人忘了追，双手捂着脸，口中溢血，似乎还没清醒过来，还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挨耳光的。

张家全的坐骑，静静地落在路旁摇首拂尾，对第二个主人的消失毫不在意。

## 第二十章

张家全倚树假寐，身旁搁着他的豹皮革囊。

这儿是一座小山顶，下面三里左右是大道。只要他张开双目，便可看到先前他与那些人打交道的山脚。

他的坐骑被没收了，那些人也不见了。

路上两滩血迹，在三里外尚能分辨得出来。

他听到有人接近的声音，但依然闭着眼假寐。

久久，没有人做声。

“你不要紧吧？”终于有人发问了。

“什么不要紧？”他信口问，眼睛并没张开。

“涤心掌，大印血掌。”那人说：“我看到你像笨蛋般挨了他一掌。”

“就让他认为我是笨蛋，所以我才逃得掉。”他说，眼睛仍没有睁开：“那松林里埋伏有十几个高手，个个都是了不起的狠角色。我亲眼看见他们的神勇，五台的牛鬼蛇神，没有一个人能接下那些人一招半招。”

“你认识那家伙？”

“不认识，猜出的。”

“猜出来的。”

“对，那天晚上，他是随同一个叫什么夏都堂的人，一同随锡伦活佛，收服那些山贼首领的人。我想，那个什么夏都堂一定比他更可怕，我得特别小心才是。喂！笨蛋，你们三个人，更要特别小心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我看过捉你们的图形。”他张开双目：“只要我高兴，我就去台怀镇五台小苑，同一个姓路的人通风报信，每个人可以领一百两银子赏金。你们！真可以算是财神爷，共值三百两银子。”

虬须大汉三男女，站在他面前本来毫无敌意，这时同时脸色一变，气氛一紧。

和他说话的人，正是被他捉弄过的虬须大汉。

“你……你想领赏金吗？”虬须大汉沉声问。

“你这笨蛋加三级的混球！”他倚躯得四平八稳：“如果你知道我像个笨蛋一样挨了一记大印血掌，一定躲在路那边看到了一切，听到了一切。

那家伙许我三年之内，紫袍金带拜将封侯，不比三百两银子强一万倍？说你是笨蛋你还不承认呢。”

“你……：“夏都堂那些人也要捉孥你们。”他摇头苦笑：“我不知你们是干什么的“反正知道你们比我还要倒楣。

凭你这个笨蛋的武功，我怀疑你是否真能受得了大印血掌。至少我不怕他，他还不配捉我。”

他身后，传来一声冷哼。

“我来捉你！”有人叫。

人影一晃，蓦尔失踪。

他先前假寐的松树下，站着乾瘦的佩剑老人，盯着已现身在三丈外的他发怔。

“你小子会变化？”乾瘦老人愕然说：“喝！老夫倒看走了眼呢！”

“你还不配捉我。”他将豹皮革囊背上：“你，老乾猴，你也是捉图形中的人，值一百两银子。呵呵！我好像时来运转。财神爷光顾我这穷小子啦！”

虬须大汉三个人盯着乾瘦老人发怔。

“原来是祝老前辈。”虬须大汉一怔之下，赶忙袍拳行礼：“晚辈幸遇……”“我知道你，虬须虎萧山。”乾瘦老人笑笑：“在京都，我听说过你们三位，好像你们戏称是风尘三侠，为复国而奔走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这……祝老前辈是不是也为复国而奔走？”

“抱歉，老朽是为了一个人。”乾瘦老人说：“老夫飞虹剑客祝大年活了一大把年纪，奢谈复国徒增笑柄而已，我还能活多久？那是你们年轻人的责任。”

“你真该参加一份呀！”张家全大声说：“你是剑侠，可以飞剑在千里外取人首级，把鞑子的皇帝用飞剑杀掉，岂不成功了一半？”

“你小子可恶，怎么把我说成三只手江湖混混……”“哦口原来今早你也在场呀？”张家全也有点意外：“那就用不着我多说了，那个姓路的图形有七个人，其中就有你们四个。大家小心珍重，再见。”

“急什么呢？小子，我把你的酒菜带来了，吃饱了再分道扬镳吧！”飞虹剑客在腰带中取出酒葫芦和羊腿：“那姓路的叫妙手星路安，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黑道大豪，日下是京都三旗侍护的教头，不是官，但金银多多，权大势

大，带了一群准侍卫，来到五台打前站，全力捉可能行刺的人。没想到他把我也列为可疑的刺客，确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坐下吧！咱们谈谈。”

“豹人兄……”蓝衣女郎脸红红地说：“他们真有捉我们的图形？”

“不但有。而且画得神似。”张家全走近，在飞虹剑客身旁坐下，一把夺过酒葫芦：“祝老前辈，我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三旗侍卫教头中？是否有一位天绝狂叟？”

“一点也没错。”飞虹剑客咬牙切齿说：“老而不死，是谓之贼也。告诉你，我就是为他而来的。”

“为他？”

“他即将到来。”

“他的天绝三剑很不错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？”飞虹剑客大感惊讶。

“我和我的门人燕山三剑客，有一阵子恩怨牵缠。”

“哎呀！瓜尔佳索翁科罗兄妹……”“和纳拉费扬古。”

“听说他们在太原。”飞虹剑客苦笑：“这三位剑客，在京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”

他们的大师兄纽钴禄和卓，更是威震辽东朝鲜的无敌剑客，绰号叫乾元一剑。这两位仁兄，两年前率领飞龙秘谍十二人，把李闯王从山西赶入陕北，再追入汉中，几乎从数十万贼兵中，枭取李闯王的脑袋。小老弟，你如果与燕山三剑客有恩怨牵缠，是没有好日子过的。”

“所以我躲得远远的呀！”张家全拔匕首割羊腿，递一块给蓝衣姑娘：“吃吧！身上有味，概不负责。你贵姓！：还有那一位……”“我……我姓……”蓝姑娘欲言又止，接过他递来的羊肉，脸又红了。

“告诉他吧！没有什么好瞒的。”飞虹剑客喝了一口酒：“不是你们的错，何况你们正复国大业而奋不顾身。”

山河蒙尘，豪杰裹足；你们的作为，足以让我这种本来自命豪杰的人汗颜，虽然我还没真正裹足不前。”

“我说好了。”虬须虎萧山大声说：“我是大顺皇帝麾下的悍将，真名叫做霸王萧北，子一只虎李过的副帅。”

永平大战兵溃，我受伤匿伏荒野。伤愈，吴三桂已迫大顺帝入山西，我留在昌平，几次潜入京师杀鞑子。”

“我姓舒，舒眉。”蓝衣姑娘脸不红了：“驸马都督巩公永固，是我的舅舅。”

“算起来，她是乐安公主的甥女。”中年人惨然地说：“巩驸马全家举火自焚，舒姑娘家也在焚城时战死，她是唯一杀出东直门的人。至于我……”

“他是辽东李家的子侄。”飞虹剑客摇摇头。

“他的族叔李如柏，是汉军八旗的创始人之一。”舒眉黯然说：“李如柏受伤被擒降了满清，努尔哈赤将公主下嫁给他为妾。筑起来……”“我叫李群。”中年人不再吞吞吐吐：“辽东李家世受国恩，族叔如柏降清与我李家无关。”

如果算起来，我与墨勒根摄政王算是同辈的宗亲，小皇帝顺治爱新觉罗福临，还是我的晚辈，但我要设法宰他。”

张家全听得一头雾水，楞了许久。

“你们这三个人，真是奇怪的组合。”久久，他喝了一大口酒说。

“是呀！奇怪的组合。”飞虹剑客说：“一个是新朝大清的宗亲；一个是大明忠臣的后裔；一个是倾覆大明皇朝的流寇悍将。而他们组合在一起，戏称风尘三侠，不务正业，报仇也找错了对象。”

“怎么找错了对象？”张家全颇饶兴趣地问。

“他们居然向一个不问政事，年仅十岁约有名无实小皇帝行刺。而这个名义上的皇帝，听说又丑又笨，除了玩，啥都不管。他们如果真要行刺，该找大权在握的墨勒根亲王，对不对？”

“老前辈，对爱新家的家务事，你没有我懂得多。”李群郑重地说：“福临虽然只有十岁，但他们家四代以来，一直就在权力斗争中你争我夺，他老爹皇太极就是把叔叔代善赶下台自己做皇帝的。

他不丑，笨是装出来的。

这小子阴狠毒辣，工于心计深藏不露，小小年纪就知道暗中豢养爪牙死士，天天担心他的十四皇叔墨勒根摄政王要他的命，所以他装笨装傻。他仇恨所有的人，长大了一定比任何人都可怕。

你们等着瞧，墨勒根摄政王雄图大略，但粗枝大叶，总有一天，会被这个小孩子打入十八层地狱。这个阴狠毒辣深藏不露的小畜生若不死，一旦大权在握，汉人将永世都翻不了身。”

所有的人一阵默然，久久谁也不开口。

“我怎么尽碰上一些倒楣的事，和倒楣的人？”最后是张家全打破沉寂，投葫芦而起：

“你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吧：我可被你们弄糊涂了，走也走也……”说走便走，他身形如劲矢离弦，眨眼间便穿林冉冉而去。

“喂！小子，等我一等……”飞虹剑客急叫，但已无法叫住他了。

经过多种接触，张家全，其实并没有被弄糊涂，反而清理出明晰的头绪。

新朝的小皇帝要来五台山玩耍，这位小皇帝目下没有大权，暗中豢养了一批爪牙死士\*准备与他的摄政王皇叔夺权。

三旗侍卫的精锐要来护驾，侍卫的名教头也同来，其中有三绝狂叟。

燕山三剑客目下应该不在太原，追逐鬼谷老人到河南去了。当然，太原方面很可能把他们召回，更可能赶来与侍卫们会合。

京师方面派有人来，大同方面也派有人来。这些人，都奉有命令清除盗匪歹徒，严缉可能作刺客的人。

风尘三侠作刺客已无疑问。

飞虹剑客找三绝狂叟算帐，势将卷入皇家的纠纷，侍卫一定会将这位老剑侠当作刺客来格杀。

刺客恐怕不只是图形中的七个，一定还有其他的人。

比方说，那位要来拜佛许愿的江姑娘，这时候来拜佛许愿，要不是疯了。就是活得不耐烦；要不，就是学荆轲的女刺客。

他，当然处境极为恶劣。

他宰了已经投降新朝的黑风大王，宰了青袍人的两个爪牙，两个死鬼必定是夏都堂手下的高手，这罪名大得足以抄他的家灭他的族。

他一点也不怕，他没有家让人抄。也没有族可让人灭了。

他本来要走的，走得愈远愈好，远离是非场。但现在，他不走了。

三绝狂叟，燕山剑客。好吧！早日了断，免得牵肠挂肚的。

他不想干预别人的事，也不想参预别人的事，他自己的事已经够忙了。他对新皇朝毫无认识，李闯王退出山西仅有两年多一点，山西被大清兵整理得呈现一片升平气象是事实，所以他对行刺皇帝的事兴趣缺缺。

他心中估计，三绝狂叟很可能已经来了。妙手摘星也是三旗侍卫教头，地位与三绝狂叟相等，两人先来了该是合理的猜测。

天一黑，他已到了台怀镇东北角的山林内。

镇有两百余户人家，一年到头接待香客和游客，虽则承平时间不到两年，这里已经成为相当繁荣的小市镇了，比山西南部各城市复元得快得多。

三条路从镇中伸出，东北至出，东南至龙泉关，西北是登五台的大道。

镇中灯火明灭不定，可看到马和车进进出出。乘马进出的骑士，几乎都是劲装带刀剑的人，而且都是快马加鞭横冲直撞。

他头上戴了豹皮头罩，穿了豹皮背心，腰间的豹皮革囊盛有换形的工具，晚间出现，真会吓破胆小朋友的胆。

寒气甚浓，三更天，镇上的活动逐渐静止。远处的山林里，不时传来隐隐的猛兽吼声，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刺耳狼嚎。

五台小宛在镇西北，是当地一位仕绅的花园住宅，主人已经在战乱期间全家遇难，目下是由官府保管的公产，成为京中来的大员们，驻驾的招待所兼公馆。

天黑后不久，一群神气的人到了苑门前。

两个守卫皆穿了掩心马甲，佩了系有黄丝绦吹风的漂亮军刀。

“站住！”一名守卫沉喝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大同中营靖安分署都堂夏安，率所属校尉，前来晋见威勇侯爷。”领队的人行礼恭敬地说。

“侯爷还没到。”守卫冷冷地说。

“那……请问，目下的负责人是……”“讲武堂总教习邢大人。”

“有军机面陈，请代为禀报。”

“明天再来。”守卫一口回绝。

通向百步外房舍的小径上，出现一个青袍人。

“不要拦他们。”青袍人向守卫说：“总教习正要见这位都堂大人。夏都堂，不要带那么多人，带三两个随员就好，跟我来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夏都堂带了两个随员，其中之一，就是那位具有涤心堂绝学的青袍人。其他的人，乖乖地退去，走上了返回显通寺的路。

小苑共有十余栋房舍，住了不少人，戒备森严，但显然人手不足分配，只能阻止自己人乱闯，却防止不了外人潜入。

在一座小厅中，这位本来十分神气的夏都堂，只能坐在堂下的横案后，听候堂上的人询问。

堂上共坐了五个人，左面第一位，就是与张家全打交道，怀有图形的妙手摘星路安。

中间那人像貌威猛，腰间佩了一把剑靶缠了金线的古剑。他就是三旗侍卫讲武堂总教习，绝魂金剑邢震寰，一个恶名昭彰的昌平卫只会杀人放火的千户。投降满清之后，官封原阶荣任讲武堂总教习。

三旗侍卫只是担任外围警戒的侍卫，列为第三等，必须在三年中有所建树，才能升任乾清门二等侍卫，还不配接近皇帝。

名义上，三旗侍卫必须是贵族正三旗（正黄、正白、镶黄）的佳子弟充任，事实上由于编制大，淘汰率高，有以各种名义进入的人充任。

但是这些人一辈子到此为止，绝对不可能升任乾清门侍卫，更不要梦想升任御前侍卫了，不管那一种侍卫，绝对不可能有汉人充任。如果有汉人进入，那一定是讲武堂的教习。

这些教习连皇城都不能进，是不折不扣的闲人，即使用得着他们卖命时，也只是派往外地对付一些汉人不安份子，而在正式侍卫到达之前，便赶得远远地，么还不许接近侍卫的防线，违者杀无赦。

绝魂金剑与妙手摘星都在这里，可知小皇帝的圣驾，可能远在数百里外呢！只要看到这些家伙往北撤，便知皇帝必定从南面的龙泉关来，往南滚蛋，就表示皇帝一定从大同方向来了。

八个人，没有一个是满人，都是奴才，而且都是往昔的江湖枭雄，好说话。

“威勇侯爷既然还没来，诸位却以侯爷的名义颁发军令，未免违制吧？”夏都堂的语气，有极端的不满：“固然大同军方的人须受节制，但……”“夏都堂，你必须明白。”绝魂金剑不怒而威：“本座受命在此设立侯爷的行馆并负责开府，那就等于侯爷亲临，不管侯爷在不在，你能否认军令上侯爷的印信是假的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“你听清了。”绝魂金剑一点也不好说话，完全是奴才头子的骄傲神态：“由大同中营转颁给你们的要犯图形，另附的军令说得清清楚楚，务必生擒以取得口供，而你们却忽视……”

“邢大人，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”夏都堂叫起屈来。

“我冤枉了你？嗯？”

“断魂枪邵百起确是本部的眼线发现的，但那时恰好有锡伦活佛在场，被活佛失手打死了。锡伦活佛是大内来的人，怎能归罪于本部的人忽视军令？”

“你以为你和锡伦活佛走得很近，就认为有靠山了？”

“夏安怎敢？”夏都堂委屈得快要掉眼泪了：“锡伦活佛一个指头就可以要我夏安的命，又怎敢不听他的？邢大人，活佛只要在圣驾面前说一句话，就可以要掉夏安十条命。”

“好吧？我也不想怪你。听说你死了好几个人，是被要犯杀死的？可有线索？”

“午间，有个叫豹人的人，杀了我们两个人，这人十分可怕，不是要犯中的人。”

“豹人？说说看。”

另一个人便将与张家全打交道的经过说了，这人是血掌涤心季准，夏都堂的副手。

上面的妙手摘星路安脸色变了，也感到庆幸。

“已经加以详查，确认这人是南面来的。”夏都堂加以补充：“大同方面，没有人知道这位自称豹人的来历。明后天，太原方面的人将加快赶到，也许他们知道有关豹人的底细“你留神些，一有消息，火速派人前来禀报。”绝魂金剑叮咛。

“好的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大同府衙秘密派了一些人来，这些人应该与靖安分署有联系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这……大同冻知府这人并不怎么，他那位驻丰镇的梁同知精明阴险不好说话，是他派来的，不理睬本部的人。夏安不能干预他们，更不能指挥。”

“听说他们都很能干。”

“是的，他们人才众多，而且肯花重金，请那些江湖牛鬼蛇神办事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要一份他们的名单。”

“遵命，明早就派人呈上。”

“也好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夏都堂三个人辞出，发觉大冷天却出了一身汗。

堂上五个人都没走。

“逢时兄，这家伙的话可信吗？”绝魂金剑向右首的人问，这人天生一双鹰目阴森锐利极了。

“长上指他那些话？”这人说话也阴森无比。

“他指挥不动梁同知的人。”

“可能的，长上。”

“那我们得靠自己了？”

“是的，长上。”

“已查出多少人？”

“两批，九名。”

“那些人可用？”

“山双狐，和平型关和川堡四杰。”

“能把他们弄来吗？”

“和川堡四杰好像吃了亏，住到山里去了。双狐分住在双福客栈，很近。”

“她们肯合作吗？”

“我从不问对方肯不肯合作，而要对方必须合作。”

“好，去把她们弄来。”

“是的，长上。”逢时兄立即离座。

不久，他带了四个人入镇。

双福客栈规模不小，三进九间，有七八十间客房，店伙上百。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，现在，店伙不足二十人，大半客房连窗户都没有，成了狐鼠之窝。

三进东院有一排上房，今天住了五成旅客，有三成是远道来进香的人，有的携有女眷。

江小兰住的上房靠近院子，进出可以从院廓直接往来，不必走里面的回廓。

刚将羊油灯挑暗，刚想就寝。

“笃笃笃！”叩门声乍响。

她一怔，按着轻叩邻壁三下。

“谁呀！不早了呢！”它的俏甜语音懒洋洋地。

“夏安。”门外的人说。

她又是一怔，凤目中冷电乍现，一把抓起床头的剑，挑亮了灯火。

“我不认识夏安，姓夏的也管不了我。”她到了门旁低声说：“不要来骚扰好不好？桥归桥路归路……”“你是不打算开门的了。”

“你到底……”一声巨响，门闩打断，房门砰然而开。

她人闪出，剑已出鞘。

一个青袍人当门而立，冷笑一声，手伸出袖口，相距约一丈左右，虚空便抓。

她的剑刚刚点出，剑突然加快前送。

经验不够的人，必定随剑冲出。她经验丰富，大吃一惊，手一松，身躯前仆，立即侧滚剑飞走了，飞入青袍人手中，随即飞翻回来，剑靶噗一声响，云头击在身形刚滚转一匝，还来不及滚入门后的江小兰背心。

“呃……”江小兰伏地，起不来了。

“带走！”青袍人冷叱。

暗影中闪出两个人，抢入房拖了江小兰便走。

青袍人向院廊退，背手神情悠闲。蓦地，他站住了，抬头上望。

对面客房的屋顶，屋脊中段出现黑影。

“谁爬在屋顶上？”青袍人沉声问。

“嗷……”豹吼声打破夜空的沉寂。

五台山虎豹之多，天下闻名，尤其是天下大乱廿年朋间，虎豹进城不是奇闻。五台各寺院苟延残喘的和尚们，被虎豹吃掉平常得很。

原来是一头豹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“豹人……救我……”江小兰突然尖叫。

青袍人一惊，双袖一抖，飘落院中。

一声豹吼，豹飞扑而下。

“呀！”青袍人虚空一爪抓出，神奇的抓功可怕极了，一无劲功二无气流移动，一丈以内的物体会平空被抓飞回。

豹前爪着地，立却飞翻而起，爪功落空，地面的大方砖发出怪响。

第三爪攻出，在半空翻腾的豹难逃厄运。

但不是豹，是张家全。

第二爪攻击的速度虽然很迅疾，但爪刚出豹已陡然泻落，着地无声，形影流动快得肉眼难辨，一沾地便已贴地窜近。

第二爪落空，青袍人大概知道碰上了劲敌，也因连发两爪而精力耗损至巨，也来不及发第三爪，断然飞纵而起，半空中拔剑出鞘。

豹从下盘窜近，往前飞纵应该是最最好的摆脱身法，这位青袍人反应迅疾，经验十分丰富，十九稳一定可以将豹摆脱三丈外。

可是，豹是张家全。

半空中剑刚出鞘，身形仍未纵至顶点，突感背部一震，便浑身失去控制能力，像块石头向下掉。

“老天爷，这是什么攻击身法……”院口有人惊叫，冲出三个人影。

豹的攻击身法真令人惊骇，匪夷所思，本来是闪电似的贴地前窜，就在青袍人身形纵起刹那，豹身一扭便反飞急腾，刚好反俯在青袍人的背后，像是两人同时飞升而起，如影附形。

青袍人半空中拔剑，不知背后有人，剑出鞘，豹爪已抓落背心，肉裂骨开，一下致命了豹先一刹那纵落，一声的豹吼，猎刀如电光激射，猛扑冲

来的三个刀剑齐举的人。冲倒了两个，刀光再回旋反掠，两个中刀的人身躯恰好冲倒在跌下的青袍人身上，三个人跌成一团，血腥刺鼻。

快，好惨，爪下断魂，刀光夺命。

剩下的一个，也就是发话惊呼的人，仅抓住挥出一剑的机会，同伴中刀，这位仁兄胆都快吓破了，拼命向前一窜，躲入门已破的黑暗客房，逃出了死神掌心。

张家全跃登瓦面，一闪即逝，留下一声惊心动魄的豹吼。

江小兰已经失了踪，是被擒她的两个人，从黑暗的走廊拖走的。这两位仁兄，根本不知道院子里人豹大战的结果，人到手只顾急撤，其他的事概不过问，只负责把俘虏带走。

全店骚动，怎知道人往何处带走的。

显通寺好大好大，古称大孚灵鹫寺。据说，开光大师是建造洛阳白马寺的腾、兰两西僧女皇帝武则天以一部华经中载有此山的名称，所以改称大华寺。

小皇帝的老爹皇太极征服蒙古各旗，山西北部门户洞开，越边墙长驱直入，就曾想到这来拜拜菩萨。

因为早年金兵南下，金太宗取山西。围开封，掳走了北宋的皇帝，在这里除去了大华、匾额，改名为显通寺。

满清人本来自认是金人的后裔，所以曾经取名后金，入关之后，大明的人仍称之为金虏因此，把祖宗扔了。自己编出所谓龙兴神话，改称满清，否认是金人之后。

这可以概略地知道满清皇室的心态，为何统治中华两百多年，历代帝王后妃，若爱往五台山跑的原因了。

固然顺治皇帝偷跑来这里出家是原因之一，而他们的老祖宗（金）金太宗皇帝曾经先到此地，把最大的丛林改名显通寺。

寺环匝鹫峰，共建十二院，有美仑美奂的大花园。所以也叫花园寺。

十余座大殿。大得简直有点离谱。以无量殿来说。寿佛的全身足有一丈六，有七大圆门，门门相摄，处处融通。

另一座铜殿，高两丈余，是全铜铸造的，出于大明时期妙峰禅师的手泽。里面除了几座大铜佛之外，万佛围绕。

殿前约五座铜塔，每座也有两丈余高，按五台的山势方位排列，四周的禅房，足有四十余间，可知其大。

总之，自前面的头山门算起，这座寺简直就像一座大城。真有百十座雄伟的建，游客走一天，还不一定能观赏完所有的名胜古迹。在这里面白天找人，也像是大海捞针。夜间更是摸不到门路。

张家全在寺内穷找了一个更次，连方向也没摸清。他认定江小兰是被夏都堂那些人掳走的，所以追到显通寺，浪费了一夜工夫。

到处都有和尚，到处都可以看到香客施主，到何处去找夏都堂？

夏都堂在一处并不隐秘，但并不容易找的客院内，千余名高手，正在盘问一个委顿不堪的中正人。

“你那两位被杀的同伴，是何身份？”夏都堂和气地问。

“我没有同伴，他们是那位被抓死的人的同伴。”中年人倒在椅内像余悸犹在：“我看他们五个人入店，一时心中犯疑，悄悄跟去看个究竟，没想